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古迹 览胜

我说滦州横山的文脉

张哲明

搬家

张树田

从结婚算起，我已经第五次乔迁了。

虽然从130多平方米换成90多平方米，但从楼梯房迁入电梯房也算是改善性刚需。作为在老宅已生活了20多个年头行将就木之人，我实在不想再次折腾了。但女儿同事对她的孝心交口称赞。对我的不解，她留下一句“若不习惯，明年再回来”后径自办理了暖气停供手续，然后像蚂蚁搬家似的，陆续搬走老宅的破烂家什，一切都木已成舟不容置疑了，我只能束手就范。

身为靠轮椅出入的八旬老人，一切只能任其随意处置。但书架上我收藏了几十年的书刊，却还牵挂于心，不忍随意任其沦为造纸厂的纸浆，于是冒着酷暑多次往返，请人帮助分拣打包。同这些陪伴我多年已布满灰尘的老朋友再次相见，重新过目，颇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那部厚重的《俄语大词典》，是1964年我入读军校之初，学校发给我们的最贵重的工具书。那些俄语教科书记录了我们数年求学的岁月，那从几块钱津贴费中挤出来订阅的俄语学习杂志曾是我们当年清晨黄昏最喜欢的读物。而那些各种版本的伟人选集更是那个年代天天谈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它们随着我工作的变迁，从塞北到东北一路奔波，从地震废墟中辗转摆放到光鲜的书架。它们见证了书主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成了我人生旅程中一直陪伴在左右的最贴心的朋友。

读书人嗜书如命不足为怪，在无数本书的扉页上，购于某年月某书店的字迹，再现了一次次购书的经历和与书结缘的过往。捧起当年还视为禁书的精装版《金瓶梅》，记得还是时报社副总编的尹先生特意为我这个刚入职的新记者购得的。后来得知老尹藏书甚丰，可是他故去后，其女曾道那些藏书可任人拿取。由此联想到近些年有些人视书籍如敝履，收废品者甚至书商收购旧书均论斤而估，偶见网上售书也多是论薄厚，一块钱一本，令人不禁唏嘘。

有一年，老伴儿把大学用书和终身从事制药行业的专业书籍摆在一起，足有一人高，实在难以放上架，无奈引来一个收废品者。此人颇为慷慨，无需称重，出价50元，看来人家对此出价还是高抬了。也难怪读书人的学历已贬值到如此不堪地步，书又能价值几何？此番搬进悉心清理图书，本人仍是痴心不改，执迷不悟，对近千册藏书反复斟酌筛选，对每本高尔基誉为“人类进步的阶梯”的书籍，仍是爱不释手。对书友自写的精心之作一本不舍，自认为今后难得一见的绝版书继续保留，而显然具有收藏价值的史料书刊肯定留给后人，至于我身后它们是否能够变现，不得而知。姑且不去想了，因为我左右不了这一大势。

那天，和“老朋友”诀别的时刻到了，眼望书商的车辆缓缓离去，我再也禁不住心中的万般不舍，竟掩面而泣。朋友善解人意，好言相劝：“就当是宠物送给了一个好人家吧！”

秋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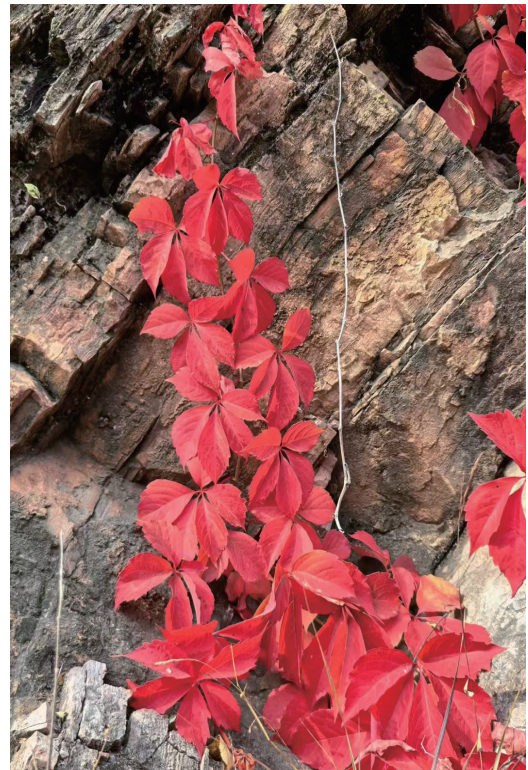
云卷云舒

晚秋的风有丝丝凉意。今年的秋风秋雨颇多而且频繁，入冬的脚步更快，仿佛是一步便步入冬天，雨水也是格外得多。

好在今天天朗气清，我便独自信步，尽赏这秋天的景致。沿着我家楼后的小路走着，逐渐进入佳境。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的草黄了，枫叶红了，银杏叶也金甲般地飘了满地，往日绿油油的树木也失去了风采和生机。红叶，黄叶，一片片，一层层，飘飘洒洒，像燃烧的火，又像丢掉了脂粉的脸，似乎展示着她们的过往，在秋风的拂揉中尽显别样的美丽姿态。

秋景，秋风，秋意，前人之述备矣。秋瑾讲，秋风秋雨愁煞人。欧阳修云，肃杀。秋总是给人某种悲凉的感觉与心境。在农夫的眼中，秋是丰收的样子，在丹青的眼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于我的眼中，秋便是春夏的种种过往，是生活深邃的凝结，是春风和煦之后的深刻，是夏天练就的浓浓沉淀。

此时我想到夕阳和秋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不约而同。他们都有令人神醉的美，也有洗尽铅华的真！生活给了我一个甲子，这或许是秋的另一方式的思考，一种方式的写照。



人感到惊悚，令人想到水火无情。

这时我不由想起那首古老的《滦河吟》描绘的场景：“颇闻会众流，即远势滂沱。”

当年滦河的水运，远近闻名。史料记载，兴建避暑山庄期间，河道“上下船集500余只”。民国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保护文物，转运避暑山庄文物也是滦河河运史上的一件大事。避暑山庄文物有119500余件，有青铜器、瓷器、书画、佛造像等，当时曾通过滦河水运至滦州，经滦州老站，再乘火车抵京。后来，这批文物又随同故宫文物一同南迁，辗转各地，躲过了战乱。

有资料记载：若从滦河大桥偏凉汀码头算起，热河（今承德）到这桥下，顺流而下用四天，上行逆水行舟，至滦河中段的热河，需要14天时间。乐亭海里的鱼虾，承德等山区的核桃栗子，口外的蘑菇，都在滦河大桥桥下的码头上交易。河上的纤夫、船家，半途中的集市，一应俱全，交易繁荣。一条大河尽显水上风光与民俗。当年张凤翔先生在《游横山偏凉汀石佛大觉二寺》一文中写道：“俯视滦河，风帆片片，往来于澄波碧浪之间。”这印证了横山脚下滦河中繁忙的水运景象。

偏凉汀后的御碑

前边提到：在横山东麓，曾有一处著名的古建筑偏凉汀，又叫偏凉虚阁。楼阁的建筑基础打在立岩上，它耸立于滦河西畔，雄踞天险，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今年9月中旬，我又一次登临横山。站在大觉寺大雄宝殿前，凭栏远望，见到了《滦县志》总编修张凤翔笔下的实景：“研山南嶂如屏，濡水东环宛延如萦带，古城如斗，铁轨如线。”在老滦师院后又有一小山，如案在前，即是“远有照山，近有案山，背有靠山”，再加上横山主峰之下，左右两旁各有一座一般高的圆峰，犹如太师椅两边的扶手，真是好山水好风光。话说半山腰一口天然泉眼，砌为古井，山多高，水多高。晴天水汽弥漫，云雾绕山如同浮烟。于是被古人称为“横井浮烟”。如今的滦州市，已将这口井列为旅游的重点景点。寺中用大青条石砌成六边形八宝琉璃井，井口覆以有机玻璃，正中一条苍龙，张着大嘴，井中水汽便从龙口冒出。井台周边有一八角亭，亭上围绕六边的垂饰，挂满了祈愿的红布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表达了游客的心愿。

对了，我家如今还收藏有“横井浮烟”民国年间的书画真迹。当年修县志时，总编修张凤翔将县境内12处名胜，画成了“滦州十二景”，登载在《滦县志》上，真迹却散失民间，无影无踪。

但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从民间买到一张散佚失群的册页小画，画艺精到。树暗寺门，瀑水悬争，山间流水，山前白云缭绕，仔细与《滦县志》上的图册做了对比，正是“横井浮烟”的题材，这也算是我与大觉寺殊胜的缘分吧。

来到滦河大铁桥边

在横山脚下的老站村，曾有四处古迹。即滦州老火车站、行宫偏凉虚阁、滦州铁路大桥，四处古迹也是三条文脉，沉积叠加了这里的世事沧桑。如今这里仅剩一处滦州铁路大桥。

9月13日，我来到桥头，见到在引桥下竖起了“中国第一座铁路桥：滦河大铁桥”的标志牌。上写着：“1892年由我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并主持施工。2013年4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滦河大铁桥的建设充满了曲折，在詹天佑之前，清政府聘请的日本工程师、法国工程师先后失败，第三次由英国人喀克斯聘请了詹天佑为工程师，他分析滦河河床地质土壤情况，用“空气沉箱法”打桩沉料，历两年八个月方告成功。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桥梁，也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岁月更替，后来因修了新桥，1974年，这座铁路大桥停止使用。

当天上午，我在桥边河岸望去，今年水势很大，虽然早已过了“七下八上”的河水涨发的高峰期，但河床水满满的，流势也很汹涌，急流撞在河中央斑驳的水泥桥墩上，不断地发出咆哮，那呼啸声还能叫河岸上的

说说唐山的“朝鲜面”

唐瓦当



菜，都是下酒的小菜。卖朝鲜小菜的在十字街头得有好几份，而在城南，卖朝鲜面的小店却只有一家。

朝鲜面，是中国朝鲜族的民族食品，主要是以冷面为主。我在辽宁和黑龙江都吃过冷面，最有名的要数吉林延边冷面和黑龙江鸡西大冷面，吉林确实是朝鲜族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第一次吃到热的朝鲜面，就是在吉林人开于唐山的小馆子里。唐山以汉、回、满等民族居多，为什么单单朝鲜面会大行其道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古镇开平城南的最末一爿小店里，来了一个吉林的朝鲜族。店内逼仄，几条木板顶在墙上，几个圆凳，大概能容纳七八个人的样子。然而我每次去都是吃客爆满。操作间与食堂隔着一道半截的布帘，旁边一个窗口，窗台上一溜儿小碟子，每个碟子里都盛满了辣白菜，口重的多取不限，搭配着凉凉的烧饼。辣白菜大多是由洋白菜或大白菜切丝，拌上辣椒粉和盐，是正宗的朝鲜族辣白菜相比，着实不太正经，连简约版都不是，只

是一道开胃的辣口小菜。至少，正经的辣白菜里应该有辣椒、大蒜、苹果、梨……涂抹调味酱甚至还有糯米粉糊，是经过发酵而成的。

朝鲜冷面突出一个“冷”字，多以荞麦面制成，点缀上梨条、黄瓜丝，剖开半个鸡蛋，佐以正宗的辣白菜，既酸甜又微辣。而唐山的朝鲜面，很有可能脱胎于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吉林九台热面。九台热面也是用冷面的面条，却是冷面的热汤版，热面做起来工序上和冷面丝毫不遑多让，先将葱丝、八角、香叶、桂皮、花椒、孜然等放入碗中，淋入热油炸出香味。然后将泡发好的面条放入碗中，加生抽、虾皮、盐、味精并浇入热汤。而唐山的朝鲜面，多是用煮好的猪骨汤或是羊骨汤，再加入紫菜、冬菜、虾皮、香菜，淋入香油，来上一张葱油炸饼，淹在朝鲜面里，多好的饭搭子啊！

开平城南的那家店没几年换了老板，据说还是原老板的亲戚，他说原来的老板移民韩国，投奔韩国的亲戚去了。没几年后来的老板也离开了，是否移民了不得而知。然后那家店面就改了章程，当地人做馅饼，后来又蒸馒头，现在不知干些什么了。我很是想念那家店的味道，不过再也尝不到了。我曾自己在家做过很多次朝鲜面，有时煮骨头汤，嫌费事了就直接用开水，总是差点味道，有人说，我一提起那家的朝鲜面就流口水，是因为汤里加了大烟壳子。

现在唐山的早餐市场大多是信阳人在经营，无论是板面还是朝鲜面，无论是葱花炸饼还是炸菜团，无论是鸡蛋灌饼还是煎果子，他们待客热情，说着半吊子的唐山话。朝鲜面和唐山的鸭黄豆角、麻辣鸡块、鞋底子肉饼一

样，随着唐山旅游业的发展，居然也都成了网红小吃，很多来河头老街和唐山宴的外地游客，特意提前一天入住，然后按照攻略寻找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这里面居然有号称早餐霸主的天津的游客，吃完忙不迭地发抖音嘚瑟。唐山的朝鲜面，专门有好另一口的吃货搭配板面的辣油卤汁，放一勺子糊巴啦唧的辣椒，加个卤蛋，吃得山呼海啸的。不过我吃朝鲜面，多数是不要冬菜和紫菜的，冬菜太咸，紫菜含碘，对高血压和甲状腺结节均不友好。但我有时喜欢朝鲜面就着肉饼吃，外加一碗豆浆，这基本上是我宿醉之后，第二天吃的解酒早餐。

在威海滨海小城住了几个月，极想吃家乡的朝鲜面，一次赶集的时候发现居然有卖冷面面条的，也许是因为这里东北人多的缘故，没想到却被我包圆儿了，冻在冰箱里。偶尔化上一搭，在厨房叮叮当当一阵操作，家乡的味道就出来了，只是没有葱花炸饼做搭子，顿觉少了些许滋味。

在网上看到其他地区的人说，热朝鲜面在他们那里至少出现十来年了，所以应该是他们的首创。我在唐山吃了四十多年朝鲜面，也不敢说这是唐山的专利，仍觉得唐山朝鲜面和吉林的九台热面有亲缘关系，是否首创并不重要，家乡的味道才是正理，就如牛肉板面诞生成长于唐山，却被石家庄人注册了一样。唐山的馅饼现在也满世界溜达了，从宝坻到三河、通州再到北京，他们都说馅饼是他们那里的特色小吃，名字却叫“咯吱”(音)。然后又南下沧州，他们又叫“嘎巴”(音)。但是慢慢做走了样，哪里又有“唐山大馅饼”的味道！咱别糟践东西成吗？

唐山的早点，过去一般以粥类为主，豆腐脑和油条大多只有等到立秋“淘豆腐脑”或过年集中炸货的时候才能吃到。过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豆浆(唐山老话叫浆子)、油条(过去叫倭子)、豆腐脑、炸饼(倭子饼)才逐渐普及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唐山的早点摊儿又慢慢被两大外地面条占领，一直称雄到现在。一个是朝鲜面，一个是安徽板面。所谓“安徽板面”，是安徽太和县旧县镇大张村的宋建平先生，第一个把“安徽板面”带到了河北，第一站就是唐山的赵庄早市。过去曾是羊肉板面，经过对唐山市场的考察，他发现羊肉偏贵，而且比较膻腥，令本地人不太适应，于是换成了牛肉，正式打出了“安徽牛肉板面”的招牌。后来同村人慢慢在河北落地开花，现在却被称为“石家庄特色板面”了。

河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6集大型地理人文纪录片《大河之北》中，主持人采访宋建平的时候，宋先生道出了在唐山创业的原委：他发现唐山人早餐极爱吃面条，觉得“板面”会有市场，于是揣着600元创业资金在唐山出摊儿，结果一炮而红。宋先生考察所说的“面条”，极有可能就是朝鲜面。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后期，朝鲜面是随着“朝鲜小菜”一起扎根在唐山的，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科里的小伙子们喜欢凑热闹，下了班单身汉们这个买点拆骨肉，那个买点黄瓜豆腐丝，买的最多的还是街头小贩推着玻璃篷子车卖的朝鲜小菜，里面有芹菜、菜花、胡萝卜、木耳、花生、海带、桔梗、党参、石花菜以及很像自行车气门芯一样的很筋道的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些凉拌